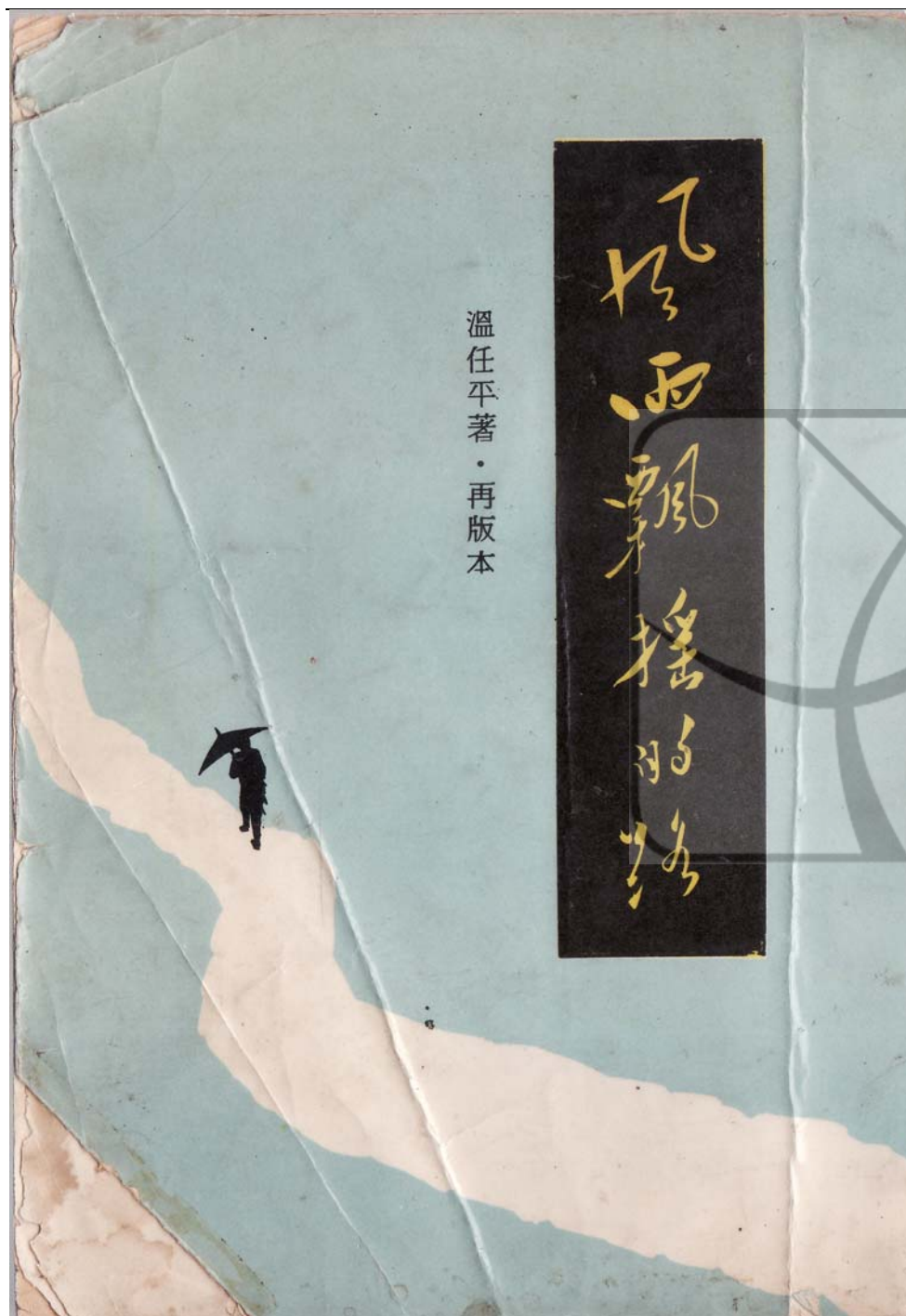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風雨飄搖的路

溫任平著

駱駝出版社出版

一九六八・馬來西亞

THE PATH OF RELENTLESS STORM

Prose written by Bernard Woon.

First published in September, 1968.

Second published in October, 1968.

序

我認識任平，已有好些個年頭了，而且我們同住了一個地方，也曾同校讀過書；但彼此經常接觸，還是近幾個月的事。

在去年的年假裏，我去參加一位同學的結婚宴會，恰好任平也在座。飯後，我們被雨水困住不能走，於是便談了起來。我們談文藝，談文藝界的近況，談得很投機。在這次的交談中，我發覺到任平對文藝，有着深切的愛，而且在這方面，知道得很多。由於我們工作的地點不同，所以臨別的時候，大家交換了地址。

此後，我便跟任平通起信來。在信中，他曾透露說：想在最近出版一個集子。我除了表示贊同外，還答應他將盡我的能力給他幫助。在最近的假期裏，我到他的家裏去坐談。他把這本「風雨飄搖的路」的抄稿交給我，要我提供一些意見。想不到當我來到我的工作所在地後，他竟來信要我給他的集子寫序。

我沒給別人的著作寫過序，現在提起筆來，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寫才是。不過，任平的盛意，我又不好意思推却，不得已，只好把閱讀他的作品的一些感想寫下來。

風雨飄搖的路

溫任平著

駱駝出版社出版兼發行

PENERBITAN UNTA,
143, Kg. Bahru, Sg. Slim,
Perak, Malaysia.

新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

SIMA PUBLISHERS & PRINTER CO.,
76/78F, Boon Keng Road,
Singapore-12.
Tel: 514469 & 441397.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一九六八年十月再版(2001-3000)

定價馬幣八角

任平的散文，有着年青人特有的真情的流露，也有着年青人不滿現實的悲憤的叫喊。雖沒有奇麗的意境，也沒有華美的詞藻，但却有他獨特，風格：憂鬱的時候就寫憂鬱，快樂的時候就寫快樂，不隱諱，不做作，字裏行間，充滿着真摯的感情。

也許任平「從小就染上了憂鬱」而又「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」的緣故吧，他的作品，調子未免太低沉，色彩未免太灰暗，使人讀了，覺得他一直在「悄悄地嘆息，悄悄地呻吟」。此外，他似乎喜歡用一些古怪的句子，「飲輕風以盪盪心靈的慰藉」、「我自己也不想踏出那一道彎彎的像長虹似的圓周」……等都是。這樣的句子，實在晦澀得令人不知所云。

幸好任平的作品並不是完全沒有社會意義的。在「賣水條的老人」、「多雨的季節」、「墳場上」……等篇章裏，我們也能聞到濃厚的人情味。這些都是他對社會的某一種現象，有了感觸才寫下來的。在一定的程度上，反映了社會的面貌。

十年前，我讀中國作家繆崇群的散文，曾讀到這樣的一段文字：「年青的心，不時的喚着我的生長的名字，嚮導我走向前進的路。」現在讓我借這句話，送給年青的任平，同時也拿來勉勵我自己。

曹 莽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

(2)

目 錄

序·····	1	(1)
啓程之前——代自序·····	2	
三年的剖白書·····	8	
美羅河畔底低徊·····	10	
落葉的橡林·····	13	
賣水條的老人·····	16	
黎明的期待·····	18	
霧·····	19	
草坪上的眷念·····	22	
橡林底讀語·····	24	
午夜琴聲·····	26	
多雨的季節·····		

(3)

微笑.....	28
失眠的晚上.....	30
美好的時刻.....	31
我變得沉默了.....	33
臘鼓聲中.....	38
假期生活片斷.....	40
坎場上.....	46
東海岸紀行.....	49
風雨飄搖的路.....	54
醉酒的年代.....	56
避風港.....	58
青春.....	60
佇立者.....	62
告別記憶.....	64
後記.....	66

啟程之前

——代自序

我知道前面是黃沙蔽空的路程
無垠的土地，掩藏着許多奧祕
沙粒會如雨般落下
驟風將刮得我步伐蹣跚
就讓我舒展一下身手吧——
踏上這不可知的長長底行旅

我也知道前面有清涼的綠洲
樹蔭下憩息有多麼舒適
就讓我喝一大口水吧——
踏上這命定了的長長底行旅

三年的剖白書

壁上的日曆一張一張隨着白天的到來，黑夜的過去飄落、飄落到半滿的字紙簍裏。三年半啦，像福星般閃爍了一下，便消逝在廣袤的空間！往昔蹦蹦跳跳，頑皮透頂的同學啊——當然連我也在內，都長大了。「捉豹虎」啊，「放紙鳶」啊，都成了時間的陳跡。看弟妹們的活潑天真，跳躍叫嚷的情景，一陣子莫明的滋味條條湧上心頭，別了，可愛的童年呵！

追溯這三年來的中學生活，就像一幕戲的重演。記得剛踏上初中一那年，艱巨的功課像千斤重擔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。由於自己英文基礎不好，那一年，我是吃盡了苦頭。那些簇新的精裝冊子，裏頭儘是一些蟹行文字，實在令人不寒而慄。

一句話，由於英文底子的不好，就連其他的功課，甚至自己拿手的數學也搞得一塌胡塗，記得有一次數學測驗，把 LCM 寫成 LOM，結果被老師指名道姓地罵了一頓！還有一次上英文課時，把 GENTLEMAN 唸成「尖頭鰻」。同學的哄笑自然使我羞得無地自容，而老師叫我站到枱上的一幕更令我難過萬分，真想當眾放大喉嚨哭一場，但

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只得強自忍住。

由於自卑感的作祟，我變得對什麼都沒有信心，老師那些鄙夷的目光，同學那些惋惜的嘆息，我是受夠了，我是體驗夠了，既然我是別人心目中認定無可救藥的一個，就讓我毀滅自己吧！

打從那時候起，同學們都說我變了，變成一個頹喪、萎靡不振的孩子了。一位關心我的女同學帶着惋惜和教訓的口吻勸說我：

「任平，雖然你的功課差，但，只要你能努力奮鬥，能刻苦地熬下去，你會進步的，為什麼你不這樣做！？甚麼力量使你消沉！？……」

「噢，不……」

我不知道該作如何解釋，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可解釋的；然而自尊心 and 虛榮心使我的心裏像打翻了五味架，甜、酸、苦、辣，難過、絕望，我尖刻地回答：

「謝謝妳對我的關心。是的，我懂，我是失敗了，然而這是我的事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『假好心』！」

我講出最悖逆情理的話。這句話永遠嵌印在我的心版上，成了不可磨滅的、最令我追悔的記憶。我記得我最後還下了逐客令。啊！我太愚蠢了，我對不起她！

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事。

學期結束了，成績單打開來一看。嘩，不得了！幾乎是「滿江紅」。父親也接到學校的通知，洞悉近來我對功課的疏忽，又生氣又難過，然而他也愛莫能助。

同學的指責，老師們痛心疾首的勸告，父母親的期望，將來的前途……像無數的指頭指着我的良心。於是，我痛苦，我徬徨，我甚至想過要自殺！

就在這慘澹的日子，一位女孩子的出現，使我冰冷了的心，重新獲得溫暖；那曾經一度瀕於熄滅的火花，又再爆出耀目的光芒。我一個偶然的機緣裏邂逅了她，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在學校圖書館那一刻默默的凝視。她很美，很文靜，嬌小得就像一株在金色夕暉下搖擺着的小花。她名叫夢如，多清雅脫俗的名字，當我第一次見到她，曉得她的名字時，我便把夢如這兩個字眼，唸了千百遍，然後放在心坎的最深處。

爲了她在班上無論品行、功課、表現都是卓然超群的，我想她當然不會瞧得起像我這種不長進的傢伙。要獲得美人青睞，就要重新振作起來，把功課搞好。於是我暗地裏下了決心，打下腹稿，準備向艱難的功課下戰書。

我定下了下列的計劃：先在初中二這年爲英文這一科打好暗樁，然後在初中三那年，苦讀數學。

對其他同學而言，初中二是平靜無波的一年，然而對於我來說是高潮迭起、災難重重的一年。在面臨即將衝破第一個關隘的一刻，心裏的確有點怔忡不安。謎底終於在年底揭曉了——我的英文積分是七十，數學稍有進展，比去年躍進十分，是四十五！

第一步計劃，總算差強人意。接着最後關頭又迫近眉睫了——那便是初中會考和升後期中學考試！我再痛下決心，拍了一拍胸膛對自己暗道：

「讓瞧不起我的人，拭目以待吧！」

初中三這一年幾乎使我整個身體都消瘦下來。我不但謝絕朋友的一切無謂應酬，甚至足不出戶，孜孜矻矻，每天在書堆裏鑽研。從那時起，同學們替我起了一個綽號：「書呆子」！

然而瀝盡心血，受盡煎熬，是不會沒有成果的。我終於成功了，初中會考和升後期中學考試，我都安步超然地渡過了！這一喜，直比天上掉下黃金還了不起，我欣喜若狂地邀了幾位朋友，到家裏大事慶祝一番。高聲談笑，把連日的愁慮、苦悶都奉列九重天外去！

踏上高中，功課一切都顯得陌生。老師大多數是新近請來的，有幾位因另圖高就或再求深造，教了一個短時期便辭了職。恰好這幾位老師都是教我們數學這科的，這一來

半年中數學老師就換了四五位。因為教科書的一再更換，同學們都苦於無所適從。所以數學方面，就像退潮一般，水準條地低了下來。

爲了要彌補這缺陷，我便約了幾位同學在傍晚時分到程度較好的女同學家裏研究功課。一些愛開玩笑的同學，便在後面私議起來：說我們這一群都是「晒月亮」的傢伙。但是我們這一群「晒月亮」的小伙子倒是坦白的可愛，一口承認晒月亮可得到較多的「維他命」，倒把那般「多事公」氣得七竅生烟！

不顧左右而言他，今年我又面臨另一個生死關頭——就是初級文憑考試。這考試限定巫文（國語）一定要及格，巫文向來差得可以的我，接到消息後，直被嚇得心驚膽跳呢！

一個偶然的機緣裏，我和夢如談起關於如何應付考試的問題，她鼓勵我應該努力爭取，記得她這樣地說：

「……爲了你的前途，爲了……」

夢如說不下去。

「對，這是現實的考試，爲了……我應該努力地去克服它！」我站起身，挺起胸會意地說。

她紅着臉，臉上却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

美羅河畔底低徊

我愛在落日的黃昏，徘徊於美羅河畔。……………

駐足在綠草如茵的草坪上，俯視那粼粼的水面，看綠葉隨着微波盪漾，那是多麼舒適和愉快啊！微風吹着、吹着，把河面掀起了夢樣的漣漪，我的心湖又被激起千堆雪，讓我再說一遍：我是多麼愛妳！

愛妳底歡笑容顏，愛妳底嬌憨睡態，但我更愛的，是妳永遠潺潺不絕底低唱！

妳底動人的低唱，像風姑娘的細語，總一刻不停地在我耳邊繚繞。自從我邂逅妳於第一個落日的黃昏後，我便覺得妳囁囁的細訴，好像在傾訴我心裏的寂寞與煩惱——當我陶醉在妳的懷抱中，甚麼憂鬱都隨風飄逝了……………。

就因為這美麗的美羅河，能給我帶來了慰藉和超脫，於是每當晚餐後，我總愛踱着悠閒的步伐，來到這使我眷念的所在，在一處最爲黛綠的草坪上，鋪上了手帕，閒坐在那裏，靜靜地，看着那通往落日的流水，看着金鱗蠕動的斜陽、美麗的火燒雲……………。自己却在忘我的境界中，悄悄地遐想。……………。

就在這個時刻，一陣熟悉而爽朗的戲謔聲，總會打斷了我底思潮。但我却沒有絲毫嗔怪的意思，我知道這個時候已是甘榜的孩子出來洗澡的時候了，他們有的穿了圍裙，有的却赤裸着身，在斜陽的余光下，他們歡笑着、跳躍着，不斷地玩着各式各樣的遊戲——這是一幅多動人和特出的圖畫呵，我真不懂得應該用怎樣的形容詞，去爲它讚美呢！但可惜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正當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，以怡適的心情，去聆聽甘榜孩子們的歡笑聲時，暮靄已飄着黑夜的輕紗，以霧樣的迷濛籠罩了草坪、河面……………甚至那酡紅的天際了。此時，我只好帶着無可奈何的心情，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美羅河畔，踏上歸途。……………。

美羅河底落日、美羅河畔底草坪……………。難道我真的忍心撇下它們嗎？還有它底輕微底細語、美麗的微笑……………。難道？——不，一點也不，我仍是非常掛念着它的；我確信自己，在另一個落日的黃昏裏，將會踏着以前走過的方向，走到這綺麗的河上，對着潺潺底流水，輕輕傾訴：

我是多麼愛妳呀！

落葉的橡林

落葉的橡林唉聲地嘆息，

像嘆息一個青綠的夢已飄逝。

一陣風拂過，微禿的枝桠晃動了一下，

簌簌地又落下許多枯黃的樹葉：……。

窗外有霏霏的雨。坐在對窗的桌案，我可以看見那一片落葉的橡林，和直指着天半的枝桠。細雨洒落在它們班駁的軀幹上，發出單調而啞澀的響聲。我若有所觸地，便在白紙上寫下幾行詩句：……。

我不是什麼詩人，但我却愛上了詩的含蓄的美，和感情真切的流露。所以每當情感的波瀾衝擊着我的時候，我總愛在紙上塗抹幾行東西。——落葉與橡林，細雨與黃葉，本就帶着濃厚的憂鬱情調，再加上「沙荷沙荷」的橡林底謔語，這就一個感情本就豐富的人，怎能不有所感觸呢？

奇怪的是，我却為橡林底嘆息而嘆息起來。我覺得它們的遭遇實在與我太彷彿了，

所以我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同情起它們來。三月，本就是橡林遭逢苦難的季節，但我不明白的是，為何我也會在三月裏，遭遇到那麼多的打擊和痛苦？

失業、病痛、失望：……一連串的不幸在三月裏降臨到我的身上。我不是和橡林一般地，已經落葉了，還要受到風雨的摧殘嗎？我想。

一股傷感的冷流，在我心湖捲起萬頃波濤。我竟然沒法平靜下來，去思考那只完成了一半、命題「落葉的橡林」的詩篇：……。

剛好那時，雨也停了。於是，我便步出家門，踱步於只有一箭之遙的橡林裏，希望在那裏，重尋遺失了的歡樂和靈感：……。

雨後的橡樹是濕漉漉的，連地上也是。我低着頭踏着、踏着：……渾噩得像一具緊了發條的木偶，只懂得向前走去，却不懂得應該走什麼方向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滴很大的水滴，忽然跌落在我的額頂，我驀地一驚，神智也跟着清醒過來。——我下意識地，望了望四周，才知道自己已走入橡林的深處了，我無聲地轉過身去，預備返家：……。

就在此時，我的視覺却被一種東西吸引住了。我竟然看見離我只有數尺遠的枝桠上，隱隱地好像浮現出一層淡淡的綠色。我興奮地走向前去，仔細一瞧，啊！一點也不錯，那綠色的果真是新茁長的幼芽！——一簇一簇的，它們都是那麼纖細小巧，直把我看得

怔住了，好久好久，我才像想起些什麼似的，急著脚步，往家裏跑去。回到家裏，拿出那張只寫了四行詩句的白紙，手握著筆，我一口氣地把它完成：

又落了幾許枯黃的樹葉？

三月，是雨水「浙瀝」的季節；

誰都知道苦難的過去就是歡樂的到來。

我依稀的看到，那樹梢上——

已有了吐發新芽的痕跡！

寫完之後，我再把它朗誦一遍。彷彿一切煩惱都在我的朗讀聲中消逝了一樣，我覺得自己就好像一棵橡樹，當多雨的三月過去後，溫暖的四月即將蒞臨——歡樂難道還會遠嗎？我在問我自己。

賣冰條的老人

「冰條，冰條……。」

每一次，當我聽到那熟悉的叫賣聲時，我的腦海裏便會浮現出一個瘦削的人影來。他，便是亞森伯。

亞森伯年紀大約五十餘歲。然而他的外表却顯得比他的年紀還來得蒼老：他的臉龐佈滿了皺紋，眼瞳深陷下去，活像個枯乾了的骷髏；敞開了外衣，把他胸前的排骨，都清晰地顯現無遺；背是僵硬的，跑起路來蹣跚的像是個才學會走路的孩子。

他給我的印象是那麼深刻，第一個理由，原因他每天都要經過我的家門兩次：一次是早上，在他挽著冰壺出門去叫賣的時候，一次是在傍晚，當他回家時。我每天都有兩次聽到那叫賣著「冰條」的聲音，也每天有兩次腦際裏浮現出一個熟悉的人影。

不過，最重要的理由還是他的遭遇太使我受到警惕了。為什麼我會懂得他那樣詳細呢？講起來，也很偶然，那是據我家附近的一位老先生在閒談中告訴我的。原來這位老態龍鍾的森伯，在年青時候，還是個出身嬌貴的公子哥兒呢，他所以會潦倒到今日這

般田地，完全由於好賭所惹來的結果。他父親是擁資巨萬的商賈，然而年青時代的森伯，却沒有興趣去學習管理它們。他的唯一興趣是「賭」。

就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當森伯的父親去世了之後，他雖然繼承了遺產，卻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去管理和利用它們。他的時間全化在賽馬、三張、牌九、字花……等「賭」的玩意上。他父親遺下來的財物，只一年光景，便給他揮霍殆盡了。

在最後一次豪賭中，因為錢的問題引起衝突，森伯和他的賭友大打出手。當時的情形是異常混亂的。那個賭友因為不是他的對手，便拿出一把匕首出來威脅他，森伯一時情急，隨手抓起桌上的花瓶，盡力擲了出去；花瓶很沉重地落在那斯頭上，「吧！」的一聲開了花，鮮血和玻璃碎片激濺得滿地都是，那個賭友只晃了一晃，便癱倒倒地。待森伯走前看時，那斯已經是鼻息全無，死了。這件事情的發生就像夢一般的突然；等到他清醒的時候，他已被關在牢裏了。因為是誤殺，當局只判了他十年的苦工監。

等到森伯飽嘗鐵窗風味，被釋放出來的時候，外邊的一切事物對於他都「面目全非」了。他沒有一技之長，找職業當然不易，但是又不能不生活，只好賣水條，賺點小錢過日。一年又一年，他也老了。可是，他每天還挽着水壺叫賣着、叫賣着……。

他的遭遇可說是自作自受，相信讓誰知道了也不會寄予同情的，說不定還會有人輕

蔑地說：「這傢伙，該死！」然而，森伯的一生是斷送在什麼東西的手上呢？是「賭」！那麼，為什麼大家不警惕一下自己，問問自己有沒有犯上同樣的錯誤？還有，大家都知道，「賭」是害人的，像亞森伯這樣，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受害者的一員而已，然而「賭」仍存在於今日這個社會上，為什麼大家還默許它毒害更多的人？為什麼大家不徹底地撲滅它呢？——當我聽完了那位老先生的講述的時候，心頭就不禁勾起一連串的問題和感觸！

……
「水條，水條！……」也正當我握筆寫這篇短文的時候，耳旁又隱約響起了那啞澀的叫賣聲。

我有點迷茫，不知這聲音是來自幻覺抑或是真實。然而，心幕却出現了一個形影，那就是森伯——那個被「賭」害了一生的賣水條的老人……。

黎明的期待

火車像一隻野獸衝向了黑暗、「軋軋」地怒吼着，發出刺耳的尖銳底聲響。……車內有昏黃的燈光，照耀在車裏人們瞌睡的臉頰上，顯得更黯淡、慘白。……車窗外一聲聲的蟲鳴，車窗內一聲聲的鼾息，都在提醒我：夜已深了。

「是的，夜已很深了，睡吧！」我在作自我鼓勵。然而，沒有用，我還是睡不着。一顆興奮的心，總無法遏止它不去想像：那美好的黎明，那黑夜過去了底黎明。黎明，是一個幸福底明天的開始啊！黎明時，我將會到達那淳樸的家鄉。

只是，夜却是那麼底漫長。因為每一次當我把視線停落在窗外時，看到的總是漆黑得怕人的夜色。……

我心裏的焦灼，隨着我看向窗外的次數逐漸增加了，我現在才算真正體味到期待的心情，是怎麼樣的愁苦滲和了歡樂，是怎樣矛盾和不安的。……然而，堅忍的等待，終於獲得了成果；在夜霧朦朧裏，我終於看到東方的天際，現出一點弧形的魚肚白，夜色漸漸褪淡了，魚肚白已露出淡淡的金黃；週圍的雲絮開始活躍地打扮，把赭紅、紫藍、

淡金……等不同色彩塗抹在它們底臉龐上，活像一個個稚氣的小姑娘。……我雀躍萬分地看着這一幅動人的畫面，心裏喜悅地靜想着：那美麗的故鄉，以及故鄉底親人。

天放白。車行的速度逐漸緩慢下來。黎明的輕風吹拂着，像在細語：「遊子啊，你日夜夢想重歸的鄉土，已遙遙在望。……。」當我步出車廂，踏在家鄉熟悉的小道上，我不禁微笑着；因我又想起了黎明的期待，那一份焦灼的心情。但，一切的不安是過去了，我已離開了城市，彷彿黎明離開了夜的黑暗，我又回到了和平、淳樸的家鄉。……

霧

在霧晨裏看一切，一切顯得那麼的迷濛啊。……………

深綠的遠山，這時只有灰色的影；視覺所及前面的景物，這時也只有黯然的朦朧：……………。朋友，如果你這時是踽踽於濃霧中，你一定會覺得自己和自己的靈魂，是翔舞在太虛幻境；不，是翔舞於變幻的白雲堆裏。

霧飄過來，又飄過去。那多像一個愛玩的孩子的捉弄啊！因為當它用柔美的玉手，撫弄你的臉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好奇地想把它攔住的。但它會那麼容易地給你攔住麼？不會的，當你未動作之前，它老早以狸貓的輕步溜走，悄悄的溜走了。

「霧，就是許多乳白的飄帶啊！」一個詩人的吟哦飄散在白濛濛的周遭。但，白色的飄帶就是「霧」的化身麼？不，不，霧還是最懂得趨吉避凶的跳躍精靈呢！你瞧，當旭日的金色箭鏃直指向它們的時候，它們不就像風般的飄逝掉麼？

草坪上的眷念

十五夜的月色明淨且皎潔，薄紗似的光芒洒落在草坪；在這透明的夜裏，沒有燃燈，僅靠了圓月的光輝，我在找尋着我們的足跡……………。

我們的足跡是踏遍了這草坪的啊，只是在綠草的鋪蓋下，我却沒法找尋得到那難忘的痕跡，正如我無法聆聽到妳的聲息一般。

是的，當海渡輪船遠離岸上，當我再看不見妳揮着底手，一切是遠去了！我是再聽不見妳輕倩底笑語，留下了的，只是一縷深沉的記憶……………。

在記憶裏，我和妳曾擁有一段絢美的歲月，我們把課餘之暇的時間，消磨在這草坪上：看孩子們在嬉戲，聽憩息的人們底細語。我和妳背靠背地坐着，仰望天際變幻莫測的雲霞，訴說着我們底不同憧憬和願望……………。

妳告訴我說：妳底願望是繼續求深造，繼續妳未完的學程；爲了現實這個憧憬，妳還曾對我這麼說過：妳寧願離開這熱愛妳的鄉土，去完成理想中的一切。

聽了妳這番話，當時的我是沉默着的；我明白自己不可能有第二個意見，去外國求

深造，這是偉大的志向啊，我怎能阻止妳去求上進呢？但自私心却在作祟，我希望妳能永遠在這兒，因為我捨不得離開妳，更忘不了六年來的純潔友誼！

我們的友誼是時間培植出來的啊，我怎能不有所感懷、有所珍惜呢？——當妳的憧憬變成事實，我的心坎遂籠罩上霧樣的愁苦！

還記得我們分手的那天，細雨是霏霏下着的。妳穿了一件淡青的透明雨衣，在迷濛細雨下與我攀談。那時候離開開船的時間只有二十分鐘，雖然我心裏頭有着千言萬語要對妳訴說啊，然而到了這時刻却不知打從何說起；我們默默無言地相互凝視着，讓時間在無聲中逝去。

「嗚——」汽笛響了，那悠長的聲響，直扣動了我的心絃：我們已是要別離了啊！我哽咽着想說幾句祝福的話，而妳却大膽地握緊了我底手，激動地先說：

「任平，不要再悲傷了。我去了之後，你要好好地努力功課，切莫懈怠；三年後，我會再回來的……。」

說完了，妳便猛烈甩開了我的手，用手巾掩着鼻子，快步地踏上了跳板，走上船艙，我雖在後面呼喚着妳的名字，但妳卻沒有回頭望我一眼。輪船這時噴出了一股股的黑烟，漸漸地離開了岸上，我還能看到站在舷邊的妳，和妳揮着的白手帕……。

但這一切都模糊，一切都遠去了。

留下的只是一縷淡淡的記憶。

這是永遠無法磨滅的啊！

我的心從此就被思念所困擾，我的筆下，從此沒有了歡樂的詩篇。

我只愛在每一個有圓月的晚上，徜徉於昔日的草坪，讓輕風撫慰着傷感的心，讓皓月銀輝搖落一叢孤獨的身影……。

今夜，我又習慣地低徊漫步於草坪上。看一輪水盤似的圓月高掛天宇，不禁興起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的感想。妳是否也在月下低徊呢？——我不會曉得，因為這是渺茫難測的啊！

「三年後，我會再回來的……。」妳的輕語彷彿又在我耳旁繚繞。

眼前似又浮現妳底輕情笑靨——
啊，還是讓我把這一縷永恒的眷念，遙寄給留澳的妳！

橡林底讚語

在我家屋子的前面，那是一片廣闊而濃密的橡林。林中的每一株橡樹都是整齊地直立着的，枝桠雜亂得很，還幸有蔥鬱的葉兒把它們裝飾得雄偉起來。這些樸實無華的裝飾，是會令人覺得這橡林更可親的。立在較遠的地方去看這些橡樹，你會以為那綠葉叢便是美人的蓬鬆的雲髮；站在近處，享受着那習習的清風和怡適的蔭涼，你會更衷心的讚美：橡林，原來是大自然最好的遮陽傘啊！

我更讚美這座橡林，感激這座橡林，彷彿對它我已有了最深沉的愛戀。每天，晚飯用過之後的那一段寶貴時間，我總愛在那裏徜徉，向風姑娘細訴我今天所遭遇的煩惱、愁苦……。而她呢，每一次總憐惜地輕撫着我的臉，使我快樂地忘記了那些不愉快事件。

我是感謝風姑娘的，然而當我想起她是來自葉隙間的拂動，我便更感謝這座橡林了。我覺得有這樣的機緣，時常接觸到這雄偉的林野，是永遠幸福和快樂的。——雄偉的橡林，

蔥鬱的綠葉，

——孕育了最蓬勃的生機。

一陣風吹過，

我聽見沙哈沙哈的響聲，

——頓醒悟這裏有最柔和的笑語。

閒步在蒼綠的懷抱裏，

我耳旁有鳥雀呢喃，

——啊！此處有溫馨的情意。

深邃的橡林，

我要為妳寫下一首詩，

——啊啊！表達我對妳有聖潔底希冀。

午夜琴聲

這數週來，也許是我心緒不寧吧，晚上總是有點兒睡不安穩。有時夜半被惡夢驚醒過來，還會聆聽到一種奇異的響聲，一種像是絃絲發出來的微弱聲音。每一次我總好奇地睜大雙眼，寧神靜聽：想知道誰還會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刻彈奏着樂曲？然而，沒有一點也沒有，除了窗外夜蟲的叫鳴，我並沒有聆聽到其他任何聲息。然而，我的確曾聽到某一種怪異的聲音呀！難道這僅僅是來自我的幻覺？我的夢境？——我疑惑極了！

我疑惑了十數日，但是我還是沒有攪清楚那究竟是一種什麼聲響。這十多晚來，雖然我竭力抵住瞌睡，準備聽它一個清楚，但是每一次都失敗了。並不是那奇異的聲響沒有傳出來，而是自己先睡着了，以致一點結果也沒有。

疑團總是在腦海中盤旋着。直至昨夜，因為天氣太過炎熱，我輾轉反側至午夜仍未能成眠，才使我有一個真正的機會聆聽清楚，那超逸美妙的琴聲。

我所以要說那琴聲超逸和曼妙，原因那動人的旋律有着極濃厚的感染力。聆聽那清麗的琴聲，我彷彿陶醉在最絢美的意境：那裏有如茵的綠草，那裏有燦爛的仙花；那裏

有五月裏最熱烈的陽光，那裏有美麗的鳥在樹梢歌唱……突然樂聲低沉了，周遭的景物也變了；綠草呈現枯黃，花兒逐漸凋落——寒冬到來了，最美麗的姑娘隨春天飄逝；而北風却狂笑，嘲弄那年青的男子在嚴寒的冬天裏，却做着春天的夢……——琴聲停了，我知道一曲舒伯特的「春夢」已經彈奏完畢，只留下一縷餘音在黝暗的長夜裏，裊裊地飄動、飄動着……

這時，我才曉得這十多晚午夜夢迴時所聽到的聲音，是一位高明的彈奏者所抒發的。只是，那位彈奏者——他為什麼要彈奏那憂悵的樂曲呢？在那深沉的午夜裏，他會有太多不可告人的心事嗎，借琴聲來發洩苦悶？——諸如此類的問題纏繫着我的心，「我能夠瞭解他嗎？」我感到懷疑，但我是有這樣的慾望的！

多雨的季節

東北潮濕的季候風，吹來了馬來亞最多雨的季節。往常總是湛藍着的碧空，這時節由於水蒸氣的積聚，也顯得昏暗和陰沉了；烏雲瀰佈着上空，並且還有向旁挪動擴展的模樣，每當人們看到這壞天氣，習慣地，他們就會嘆息着說：「看這光景，雨又是下定了。」

真的，在多雨的季節裏，每看到圓帷似的藍天又被陰雲沾滿的時候，一場傾盆的大雨總是無法避免的——才看還是晴朗的天宇，只一刹那，風雲變色，鬱雲湧湧，接着嘩然巨響的大雨便急驟的倒了下來，那聲響乍聽起來真像這大地就存在着什麼無形的巨獸，在發出沉重的嘆息似的。

雨，囂張的下着，人們在這時候，如欲窺探一下外邊的情景，首先觸目的必然是那單調而迷濛的白；然後是深窪裏的積水；最後是近處一條條橫亙着的小河流。這情景，落在人們的眼中就只有皺眉頭的份兒。但他們怎能不這樣呢？雨把他們阻留在家裏，那是會妨碍他們的工作的啊！

隨着雨水「荷荷」的響聲，隨着雨滴落在橡林以及白鋅片那種令人心煩的聲響，困居家中的人們開始喟嘆，詛咒了；想想他們的生活、想想田裏積水的稻米，想想整個月來還沒有到過一次的橡林，憂愁又怎能不掛滿他們的臉上？

在這多雨的季節裏，可以那麼說：人們是增加了許多煩惱的事。除了膠工們的嘆息和小販們的詛咒之外，收音機經常播出有關某區某埠水漲的消息，河水泛濫的情形，同樣是惹起人們對雨季帶來的不幸和不滿！

雨，這幾天還是連綿不斷着；天，仍是鉛灰的一片，但是三月是過去了啊，橡林也長滿了新的綠葉，這時候，橡林是最富於乳白的膠汁的；等水退了，稻田也會變得肥沃起來；還有……。

啊，啊，多少人在渴望四月會是一個晴朗的季節啊！

微笑

在落葉的黃昏道上，我第二次遇見妳，也第二次迷惑於妳的微笑。

我是一個獨遊者，我愛沿着暮色獨行於這寂的小徑；飲輕風以盪盪心靈的慰藉。難道妳也和我一樣，抱着同樣的心意來到這兒的？當我詫異的目光投注妳臉上的時候，第一次，一朵微笑在妳臉上綻放了。

對於妳的微笑，我感到有點迷惑。不過，我仍然懷疑這只是一個偶然中的偶然。

然而，當妳第二次對我展開笑靨的時候，我遂察覺到，我是遇到一個傳奇中的事實了。世上，畢竟不會有太多的偶然的呀！

那是另一個落日的黃昏。

當我踏着往常輕快的步伐，來到這條小徑的時候！遠遠地，我已看到妳了。

妳穿了一件微帶橙色的黃色衣裙，正倚着路旁的小樹，觀賞晚霞的餘暉，我和妳的距離愈來愈近了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妳修長的側影，和羊脂似的白的玉腿……和風陣陣，拂亂了妳底雲髮，也拂動了一顆十九歲的年青的心……。

就在我跌入冥想底迷惘的當兒，妳也似發覺了我的存在，輕巧地回頭向我看了一眼，我的心弦震蕩了，因為啊，我又看到另一朵微笑如春花在妳臉上綻開了。

我的臉紅了，我的手也不受控制地顫抖起來。在那一刻裏，我真的想走上前去，懇求妳答應建立我倆的友誼。只是在我正欲跨步上前的時候，另一個意念却使我遲疑了，我這樣做是會太冒昧的啊，一想到這一層，我剛才的勇氣便不知道去了那裏。

我終於默默地經過妳底身旁，默默地離去。

然而在返家途中，我却真正感到懊悔起來。妳的微笑，雖然我不敢把它的含義猜度得太美好，但至少，這也是一種友善的表示啊，我不過去搭訕，豈不是坐失良機？唉，我真該死……。

只是，現在的悔恨與事實又有何補救呢？——唉，妳底微笑，妳底側影……假如有天，妳能成為我這個獨遊者的友伴的話，寂寞和愁苦於我就不會存在了。

我是多麼地希望，在另一個落日的黃昏裏，我能遇見妳。我是多麼地希望，那時我能產生勇氣啊！……。

失眠的晚上

夜來香的芬芳從後園的菜圃，透過了窗帘吹了進來。她的香味彌佈了整個斗室。時鐘已敲過十一下，不能成眠的我，是多麼寂寞和痛苦啊，也許我的聽覺麻木了吧，今夜我聽不見可愛的蟲鳴聲，和廳前那古老的壁鐘所發出的有節奏的聲響。啊，浪潮似的夜風劃破了我底耳膜。

睡在硬板床上，望着帳頂，那是多煩多悶的時刻啊，縱使花的芬芳那樣多情地拂拂着我。這時，夜風已帶來了北國的嚴霜，那冰凍的嚴霜使我慄怯得不能自己。我想呼號、想掙扎，但是殘酷的「失眠」魔掌却緊緊地扼抑着我底咽喉，我喊不出聲來。

失眠之夜伴着慘澹的燈光，寂寞和空虛激蕩起憂鬱的漣漪——在我底心湖。我只能悄悄地嘆息，悄悄地呻吟。長夜裏我焦灼地等待黎明底降臨！

美好的時刻

這一片青草地，真美。

這片青草地的側旁，有一條蜿蜒的小溪，小溪畔茁長着不知名的雜花野草；還有幾株松柏，在輕風下沙沙細語，把這兒顯得更美。

然而最美的還是妳呀：很白也很嫩的臉、很輕也很柔的笑語，坐在妳身旁，我可以看到妳微波也似的雲髮、妳明亮的大的眼眸、妳細細的纖腰……在如此醉人的黃昏，如此醉人的詩境裏，我是如何幸福地和妳在一起啊。……

夕陽露出嫣紅，妳底臉靨有比嫣紅更美的美……我注目着，情不自禁地在妳臉頰輕輕一吻。

妳回過頭來，帶着愜意的微笑，輕輕打了我一下。還在我耳傍說：「你這人真壞。」於是，我臉紅了，我只曉得傻氣地指着天邊絢麗的落日，和妳底臉靨，重複地說：

——妳……很美，很美……

而妳遂微笑。我亦不再言語。唉！在這麼美好的時刻裏，一切的傾訴，我想都是多

餘的了。

夕陽隱逝，星光升起來。時間在無言的快樂中，逝去得實在太快了。我們只好帶着惋惜站起身來，告別這塊青草地，告別輕風下底小溪。……

很有點惜別時的傷感。不過想想在另一個黃昏，我們仍然相偎相依，一顆心又釋然了……

稿於近打河畔

我變得沉默了

日子永遠像一池死水，激不起絲毫波瀾。沒有歡笑，也沒有歡樂。只有落寞、空虛的感覺，籠罩着我、糾纏着我。……

我變得沉默了。

我對我周圍的人，都有一種憎惡的感覺。

在我底心坎深處，一個奇特的念頭在佔據着。它時常告訴我：「在你身旁的友人，雖然有着親切的笑語、熱情的歡笑，但那些都不過是虛偽者最虛偽的矯裝。他們在心底裏往往是冷酷、是惡毒的。」因有這念頭的驅使，我疏遠了許多的朋友。

我這種態度，也許許多人都會以為太過孤僻了。不過，這也不是我與生帶來的本性。以前的我，也好像你們一般：好奇、活潑……喜歡新的刺激的。只是這種本性却被環境蠱毒了、麻木了。那是我來到這陌生的都城之後，一種令我也覺得驚詫的改變。

這算起來，應該是今年年頭的時候了。當我離開那可愛的山城，負笈到來這個陌生的繁榮的都城……

這真是一個陌生的繁榮的都市。我一來這兒便給它吸引住了。尤其是那一條橫跨市中心的河流，更令我眷念不已。那河畔的旖旎風光，正好像我以前從許多詩篇中領略到的一樣……明媚、秀麗，孕育着詩一般的景緻。

這裏的繁榮，從街道上熙來攘往的行人，也是可意味得到的。他們大多數穿的是名貴的服裝，打扮得高貴、漂亮。有時在傍晚裏，閒踱河畔，看一對對花枝招展、英俊瀟灑的伴侶，細語着、漫步着，真不禁使我讚嘆：這都城有多麼堂皇……。

那時的我，生活裏洋溢着歡笑。

那時的我，對我周遭的新結交的友人，是如何的感到親切和友善啊！

既然如此，爲什麼我後來又忽然變得沉默起來呢？也許你會這樣地問我。那麼我的答案將是：我受到了環境的迫害，更遭到了友人的欺騙，這些不幸的遭遇，使我對周遭事物，有了憎惡的感覺。

事情的發生，大概是我來到這都城的一個月後。——

作爲一個新的來者，爲了需要朋友們的照顧，無形中便多了許多無謂的應酬，金錢的消耗，對我是一種可統計的損失，但是，本性的變劣，對我却是人格上不可彌補的錯失。

我學會了抽烟，酗酒；也學會了穿緊窄的長褲，梳「包頭」……

我常常和他們鬧酒生事，一直到深夜，才搖搖擺擺地拐回寄宿的所在，我也常常地和友人們，尾隨着漂亮的女孩子大吹口哨……

我的行爲這般的卑劣，真是連我自己也想像不到的。煩惱開始侵襲我了，由於我的放蕩，沒有心注意功課，師長們每個都不滿意我；更由於我的每夜遲歸，自然也招來了房東的無情咒罵……

不過，這些打擊我仍能以一種漠然的態度置之。我依舊不顧死活地過着奢逸、放蕩的日子。

一直到我卑劣的行爲，傳到我父母的耳中時，我才真正嘗到愁苦的滋味，因爲當他們知道我在這兒的生活情形，便採取了最要命的經濟封鎖。除了學費之外，一個銅板零用錢也不給我。沒有錢使用的我，就像五指山壓着的美猴王一樣，一點也施展不出能耐來。

而這時圍繞着我的許多朋友，開始疏遠我了。往日推心置腹底友人，也冷着面孔拒絕與我交往，這是爲了什麼原故呢？開始我還覺得很懷疑，以爲自己有什麼得罪他們的

地方。後來我才從他們其中一個底口中，證實了原來他們是爲了我有錢花用才和我來往的。他的話很冷酷，就像一個冷血動物說出來的一般。

「哼，像你這樣的人也配做我的朋友嗎？你爸不給錢你用，你便是一個窮鬼，我根本沒有窮鬼的朋友。哈，窮鬼，滾開去吧……」

他的話，每一句都像針一般地刺着我的心房，我感到昏眩，眼前湧現出一片黑暗，我彷彿跌入萬劫不復的淵藪裏，周遭的魑魅魍魎都似乎向我張牙爪舞，擇人而噬，我駭極了，我似乎是號哭着地逃返住所。

於是，我覺悟了，我後悔當日的所作所爲。

那般朋友，他們把我引向歧途。却在歧途中我把我棄下。我是受了他們的欺騙了。而當我完全覺悟了之後，我就變得沉默起來。一個念頭在我腦海盤旋着：「在你身旁的友人，雖然有着親切的笑語，熱情的歡笑，但那些都不過是虛偽的矯裝，他們的心底裏往往是冷酷的，是惡毒的。」

而美麗的河畔，在我眼裏，也失去昔日的風采。她底潺潺的流水，却流不去這都城裏的罪惡、虛偽。……

街道上往來的行人，雖然仍舊和往日一般地穿着的那麼高貴整齊，然而在我底眼瞳

裏，視覺到的大多數都是穿了衣裝的禽獸，披上彩緞的花蛇。我這種說法也許你們會以爲太偏激的。只是一種羞憤、愁傷的感覺，却使我不得不作如此想。

我以後的日子也許會過得像現在的日子一樣地，像一池死水的激不起波瀾。但，也許這樣，我是會過得快樂一些的。因爲我已學會了沉默，才能沉默地觀察周遭的人物底真正面目，透過了他們的面具。

我今後一定只有很少的朋友，但絕不至沒有。而這些朋友，將來我看清楚了他們的真正面目後，才結交的。

我不失望我永被落寞、空虛的感覺，籠罩我。我仍深深的希望：在將來的歲月中，我會獲得一些新的好的友人，新生的美好的生命！

一九六三年六月稿

上述的遭遇，是我的一個友人告訴我的。這都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徵得他的同意，寫了這篇東西。事情的經過，除了最末數段，因爲這位朋友太過消極了，他簡直厭倦了交友；我覺得應該加一些適當的鼓勵的話之外，其他的都是他本人的意思。

——作者附註

臘鼓聲中

新春隨着人們的笑語聲，又姍姍的蒞臨了！

大地充溢着蓬勃的生氣，一切舊有頹唐的景象，開始變得活潑和鼓舞。……

它們都是在歡迎另一個春天的到來啊！

老年人乾皺的臉上，開始浮泛出笑意；孩子們拿着手槍、爆竹等玩具，盡情地跳躍歡笑。新春的到來，雖然在這四季長夏的熱帶裏，人們不能從氣候的轉換、花草的突然潤綠燦爛看得出來，但我們却能從人們的歡欣、飲冰室裏擁擠……體味得到——美麗的春天，是降臨人間了！

在這臘鼓聲中，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事忙得不亦樂乎，辦年貨啦，準備送禮啦，幾乎沒有片刻空閒。所以，新春的到來，是歡樂的，同樣也是紛繁的！

雜貨店匆促地買進大批的臘味、香燭以應市；生果店裏也出現了一籬籬的桔子、柑子、柚子預備銷售——新年是到來了，這正是生意人最紛紜忙亂的時刻。

戲院的擁擠同樣是令人吃驚的。一天公演五六場電影，場場都是滿座——每當傍晚，

當我散步歸家的時候，看見戲院門前那一條條絡繹不絕的「長龍」，耳旁響着孩子們的鬨笑聲，我的確就曾爲那喧囂的人群，感到深深的煩厭。新年的到來，難道就是專爲着拜神、吃雞肉、看電影……而設的嗎？難道賭博、搓麻將、過埠，就是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的象徵、應有的現象嗎？——一塊烏雲的疑團籠罩住我，使我懷疑極了！

誰也知道，新春的到來，只是啓示一個寒酷冬天的過去。它是讓我們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裏，回想一下過去的一年，所預備實踐的，現在究竟實踐了多少！——臘鼓聲聲，只像暮鼓晨鐘，它在警惕着所有的人們。難道人們就不應該反省過去，鼓舞將來嗎？

春是來臨了，那只有醉生夢死的人，才不曉得去珍惜它、愛護它！讓所有明智的人，在一大一歲的日子裏，慎重地爲自己編織一個美麗而燦爛的明天吧！

假期生活片斷

一

假期到來了。

同學們都以興奮熱烈的心情，迎接它的來臨。在放假的前幾天，學校的每個角落，幾乎都有人談論着如何去利用這短促的假期的事。

這的確是一個短促的假期。從放假那天開始算到開學那天為止，僅僅不過是兩個星期罷了。「我應該如何利用這短短的兩個星期呢？」我的心頭被一個問題纏繞着，看到許多同學去旅行的去旅行，愛遊樂的去遊樂，不禁感到又羨慕又焦急！

爸也許是看透我的心境吧，便勸我到姨母的家裏走上一趟，他對我說：

「任平啊，你沒去你姨母家裏也差不多有年多了，現在既然碰上了假期，你就不妨去去吧！」

接着，他又說了一大堆有關親戚之間應多往來的事。當然他的話是言之有理的，同時我也暗自忖思：自己自從前年的年底，表妹約自己到怡保那次，曾去過姨母家一轉，以

外，一直到現在為止，仍還沒去過，爲了不逆爸的意見，我是決定去了。

從美羅到怡保，費時不會超過兩個鐘頭；我早上八時搭車，十時左右便到達了。我挽着旅行袋，在安德遜道上走着，不一會，便來到姨母的居處。

我在門階上遲疑了好一陣，想清楚見到姨母面時要講的幾句問候的話之後，才敢踏進門去。跨進了門檻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掛在正廳的那幅對聯。對聯下邊有一張「雲石桌」，桌旁有幾張椅子；這情景，和我上次來的時候是完全相同的。只是這時却多了一位穿着淺青衣裙的少女，正坐在椅上手裏織着些甚麼。也許我的腳步聲驚動她吧，她抬起頭來不經意地看了我一眼；然後，她的表情就被一層驚喜籠罩住了，她瞪着眼睛看我，有點遲疑地叫了一聲：

「表哥！」

「表妹！」

我這時才清楚地看清了她的臉龐，她原來就是隔別了一年多的霞表妹啊！還記得一年前，她還是個黃毛丫頭，然而一年後，她却成長得亭亭玉立了！

我在嘆息中應了她一聲。

「表哥，你是幾時來的？」她有點冒失地問我，然後裝出一種氣惱的表情繼續道：

「人來了，表哥也不寫信通知人家？」

這幾句本來就很容易回答的話，却使我紅着臉訥訥地說不出話來。一向來，我都最怕和女孩子作正面接觸的，當然更談不上談話了。表妹那種嬌媚的表情，真使我有點吃不消，好不容易才囁嚅着迸出一句話來：

「真……真對不起，因為……」

我接不下去。

「因為？因為功課忙是嗎？」她替我接下去，嘴旁却掛着微微的笑意。

「是，是……是的是的。」

我尷尬極了。我知道她心裏正在暗笑我。

這種場合是很難堪的。幸虧姨媽在房裏也聽到外頭有人在談話，便掀起門帘向外邊探望。一見到她，就彷彿遇到救星一樣，我跑了過去，拉着姨媽的雙手，一邊搖撼一邊道：

「姨媽，近來妳發福多了，還認得妳的甥兒嗎？我是專誠來探望妳老人家的！」

姨媽開始是感到愕然，但當她仔細端詳了我之後，便很喜悅地笑着說：「原來你是亞平，一年不見，居然長高了許多。假如在街上遇到你，我也真的不敢叫你呢？」

表妹本來是靜靜聽着的，但當她母親說完話之後，一眼看到我那個促的神態，便又刁皮地向我取笑：

「是的，表哥是長大了，長得愈發像是一位大姑娘了！哈哈……」

這番話，是太刺激我了。雖然那時沒有鏡子可以照照我的臉孔，但我仍能想像得到我那種欲哭不得、欲笑又不能的表情，一定是非常難看的。——我苦笑了一下，不作任何聲響。

二

好不容易挨到了正午。姨媽和表妹都堅持要我留下來吃午飯。

有云：「食不言、寢不語。」在我以為，食飯的那段時間裏，總會比較好過的。想不到事情却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。當我正要將第一口飯扒到口裏去的時候，兩塊大大的肥豬肉却不約而同地放在我的碗面上，耳旁又響起姨母她們的說話聲：

「亞平，來到我們這裏，最重要是不要客氣啊。『無菜吃飽飯』才好。」

「表哥，你這樣瘦，吃多幾塊肥豬肉，才會胖的啊！」

肥豬肉，一向來是我最怕吃的，現在飯面上居然擺着幾塊白膩膩的脂肪，真叫我不知打從何處吃起才好。但是，又不能拒絕她們的好意，只好捏緊喉嚨拚命吞。

一頓飯算是應付過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吞了多少塊肥豬肉。

三

午飯過後，大夥兒便坐在客廳上聊天。我口頭雖然講着應酬話，心裏却恨不得馬上搭車返回家裏。

時鐘敲過兩下，我便藉口有點事不能久留，離開了姨母的家，再一次踏上安得遜道上。本來我是預備在怡保逗留兩天的，姨母她們也很誠懇地留着我，但是爲了避免再嘗苦頭起見，我堅持着要回去。坐上巴士，心裏蠻輕鬆的。窗外吹進來的輕風，彷彿已把我心裏頭的尷尬與不安吹散到九霄雲外去。

回到家裏，父親問我爲什麼這樣快就回來，我含糊地回答說是因爲身體不大舒服。父親便憐愛地叫我回房休息。

回到房裏，我心裏不禁感到好笑起來。去外埠度假，本是「乘興」而去的，想不到却落得「敗興」歸來。想到這裏，便又不期然而然地抱怨起自己來，誰叫自己看到別的同學去旅遊要羨慕呢？誰叫自己偏要到姨母的家裏去呢？

那時離開開學還有七天光景，一部份同學便約我到美羅的風景區——石山去。爲了不「重蹈覆轍」，我回絕了他們。因爲去石山遊玩，不略諳水性，那總是件麻煩的事。

以後的日子，我便在一種極安詳極平靜的環境下渡過，一直到開學那天爲止。我盡量避免與外頭多接觸，無聊時寫寫自己所喜歡寫的東西，讀讀自己喜歡讀的書本，倒覺得比什麼都閒適有趣。

我的假期生活彷彿是一湖死水的激不起漪漣，是平淡無奇的。假如說還值得我記下一點東西，作爲我假期的生活片斷的話，我想，那只有去怡保的那回事了。

於是、我寫了這篇短文。

坟場上

太陽曳着一抹殘暉，往西山直墮了下去。來坟場拜祭的人，脚步漸漸遠去；只留下幾縷自餘燼裊裊上升的烟霞，在晚風中晃動着、飄散着。……

這是一個淒涼的黃昏。坟場上是靜寂得怕人；早上那種喧囂的人聲，這時是銷聲匿跡了。暮色蒼茫裏，一堆堆丘陵似的坟塚矗立在那兒，這教誰看來也會不寒而慄的。

陰森、恐怖的坟場，拜祭的人們該不會在這裏徘徊了吧，也許你會那麼地想，但是——一個小小的奇跡却出現了，這裏還有人流連忘返呢！在這一塊刻上「陳門李氏之墓」的石碑左近，一個瘦弱的小孩，正滿面淚痕地跪在那裏。

他並沒有哭出聲來，先天的缺憾使他不能這樣。他是一個可憐的啞巴。但他是多渴望能盡情地痛哭啊，因為這樣，他可以向死去的母親，傾訴自己兩年來所受的委屈和痛苦了。後娘的虐待打罵……他能忘記嗎？他是多希望哭倒在母親的懷抱裏，對她訴說自己的不幸啊！

兩年，在他的感覺上，簡直就是兩個世紀！兩年來，他的心靈上斑駁的創痕，軀體

上烙下的鞭印，是可以數得盡的麼？——蒼天奪去了他底慈母的生命，也攫去了一切幸福和美景，這，在他的父親娶回來那個繼室的第一天，他便感覺到了。向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女人叫「媽」，他根本就不願意。自己的媽不是死了嗎？為什麼現在……？

——但是，除了難過和不願意之外，他又能做些什麼？

是不幸的，他父親又是一個懦弱的人，他愛他的孩子，但他却更怕他的妻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這個失去母愛的孤兒，自然是吃盡了苦頭。他有滿腹的冤屈無從傾訴；他只好默默地，忍受一切的困難，無視於一切的侮蔑。……

他，這時毫無聲息地跪在母親的墓前，前事便像電影，一幕幕地在他腦海裏清晰映現……淚眼模糊中，他彷彿又看到他底父親，那瘦削而帶點惶惑的面孔，他底後娘，那青黃而帶着濃厚煞氣的容顏……一看到那可怕的面孔，他便聯想到那棍般似的籐鞭，於是，他的心便又一次流血了。後娘的話，又彷彿在他耳旁響起：

「我打你也敢走，你不要回家吃飯，回來我就打斷你的狗腿！……」

「回來我就打斷你的狗腿！」這句話像雷鳴似的重複着。他駭怕，他徬徨，他不敢回家去，但他是忍受不了肆虐似的毒打才逃跑出來的啊，什麼理由……？——他再想不下去，眼淚像崩潰了堤岸的流水，已經湧進了出來，他驀地伏身在墓前的石碑上，

盡情地哭着、哭着……誰也不知道這哭泣幾時才會停止。……

淒涼的黃昏，這時顯得更冥黯昏沉了；那象徵着白天的過去，黑暗的即將降臨。坟場上更昏晦也更寧謐，但那個失去母愛的孤兒，仍伴着孤苦，未曾歸去……

東海岸紀行

對於住在西海岸的人們，東海岸的明媚風光；南中國海的壯闊渺茫，在想像中是那麼神祕而又新奇，無怪乎他們深深嚮往的。

我、出生在西海岸，長成在西海岸；從小就喜歡幻想，有時想像自己長上了翅膀，一忽兒飛到南中國海的海上，自由地翱翔，覺得心靈得到了莫大的慰安。我從小也染上了憂鬱，唯有看到海，看到浩瀚的大海，我的心胸才覺得開朗。

可是，我一直沒有機會往東海岸一行，我的幻想也只好懸空。

今年，我奉教育部的遣派來彭亨州淡馬魯受師資訓練。踏上異鄉的土地的第一天，便有人告訴我這兒離開關丹僅不過八十二英里。我聽了不自禁地狂喜起來。「這兒離開東海岸那麼近，兩年中大概總有機會去那兒走走的吧！」我心裏這樣地想。……

想不到就在五月裏的一個星期五，一個在工務部服務的朋友老張，竟然邀我去關丹及甘馬挽共度週末。我當時便一口答應下來。去東海岸觀光，這正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希望啊！能夠早日實現、不是很美好的事嗎？

我們簡單地訂下了行程，和明天起程的時間。

星期六一早，老張便來我的宿舍接我了。同行的還有一位黃先生。我們的車越過了淡馬魯大橋，風馳電掣地行駛着。清涼的晨風迎面吹來，我們彷彿沐浴在涼快的清水中，有說不盡的快意。

老張健談、黃先生幽默，我們在車上是不會愁寂寞的。點半鐘頭的行程不知不覺就走完了。我們抵達了關丹。

關丹給我的印象並不特殊。兩條較長的大街，不算擁擠的來往車輛和行人。比較特別的還是：這兒的商店都密集在街道的一旁，而另一邊却多是一些馬來人的零食攤和露天茶檔。

我們下了車，漫無目的地到處閒逛，走着走着，啊！原來到街的盡頭，竟然是綠蔭遮掩着的河口長堤，我們如獲至寶地再往前走，就站在堤旁向外遠眺。這時候的南中國海是平靜的，湛藍的海面在陽光的照耀下，閃閃着金光，乍看起來，就像是無數閃爍的魚鱗片浮泛在海面上。我的心完全被一種讚美的衝動所充滿了。看着那無邊無際的海洋，我忽然覺得以前的憂鬱，彷彿就在瞬間消逝於無形。海洋的浩淼，雖益顯人生的渺小，但只要我能盡量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從身旁溜走的時間，我便是一個最智慧者；我還

要憂鬱什麼呢？，為什麼要讓年青的生命受到不愉快回憶的腐蝕！老張看見我出神的樣子，在後面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問我在想些什麼，我微笑着，指着一群在遠處海面飛翔着的燕子，衷心地說：「但願我們都變作牠們，生活過得自由曠放！」老張也會意地點頭。於是不約而同，我們一起爽朗地笑了。

笑着，談着，直到我們站得疲倦了，才坐在岸旁的長椅上休憩。後來還是黃先生提醒我們時間已經不早，才想起早上胡亂地喝了茶，便忙着趕路，還沒有吃過什麼東西，頓時便覺得饑腸轆轆。我們有點不捨地離開海邊，在附近找了一個比較清潔的餐館用飯。黃先生替我們叫來了「排骨茶」。這種「茶」我還是第一次嘗試，吃來倒是別有一番滋味。

匆匆用過了飯，坐車在街上兜了一圈，向人問明了去甘馬挽的路綫，我們便又向第二個目標前進。車子在兜圈子時，我彷彿看到市中心回教堂圓頂的建築物，和旁邊的一座尖塔，可是時間不允許，失去了一個參觀的機會。

甘馬挽離開關丹約三十餘里。半小時之後，我們便抵達了。

老張在甘馬挽有一位在樹膠研究所服務的朋友。我們三人都不熟悉當地的情況，所以決定先去找他，麻煩他帶路。我們經過一些小困難，好容易才找到老張的朋友的住所。

經過介紹，我知道這位新朋友姓陳。陳先生熱情得很，知道我們遠道前來，招呼我們到外頭喝茶啦，買泳褲啦，忙個不休。我們問起他這兒有什麼值得一遊的地方，他連想也沒想便答道：「當然是甘馬挽的海濱啦！」他還告訴我們那兒的沙灘，時常有海龜上來生蛋，而且一次就是數十粒之多。我們三個「大鄉里」聽說那麼有趣，真恨不得插上翅膀，馬上飛去先睹為快哩！

我們匆忙地帶備了毛巾、衣服，坐上車「快馬加鞭」地往海濱駛去。

那兒的海濱離市區僅數里之遙，不消數分鐘，我們便遠遠看到座立在岸旁的MOTEL了。

我們的車在那座長方形的建築物前泊好，大家便跳下車來，三步併着兩步地向海濱奔過去。

當我們走到潔白如雪的沙灘上，我們禁不住齊聲發出歡呼。這時的海，正是漲潮的時刻，所以也就更美了。波濤像一座座小山向沙岸湧來，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。浪沫像霧一般，在岸旁的水面上瀾漫着。我們凝視着活力呈現的海洋，呆立了好一會。然後又是一聲齊聲的叫嚷。我們手拉着手，向遠處翻湧而來的一條綠帶衝了過去。接觸到清涼的海水的那一刹那，冰冷的感覺直透入心坎。還有那一刻會比這一刻更歡愉的呢，常捲

起來如萬千雪片的浪花，覆蓋在我們的身上。浪如顛簸，我們浸浴在水中，就像睡在童稚時代的搖籃……。

游着，嚷着，直到我們都覺得疲乏不堪，才心滿意足地上岸來休息。陳先生建議我們同去MOTEL喝些冷飲，大家都點頭稱好。

吮吸着冷飲，遠眺着綠波萬頃的海，對於泳倦的我們，倒真是一種別有風味的享受。我們懶散地躺在椅上，把每一根在都市裏扯得過緊的神經都鬆弛下來；我的腦海是一片空白，一切思想都不復存在。我只覺得自己是幸福的，周遭是美好的……。

一陣愉快的笑聲，把我從茫然的境地驚醒過來。我聽見陳先生在解釋：「今天海龜不敢上岸生蛋，大概怕我們偷牠的吧！」他這句話把我引得也笑起來。這一笑倒把睡意都笑走了。仔細一想，今天的確不會見過龜的影子，大概真的怕我們偷牠的蛋呢！

我們在MOTEL坐了差不多兩小時，後來老張提起他晚上有一個約會，我們才快快地結賬趕返市區。回到陳先生的住所已經是傍晚時分了。我們老實不客氣地在陳先生那兒吃了晚飯，沖了涼，然後才向他道別。

車剛離開甘馬挽市區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頭很有一點惜別的空虛感覺。然而，想想我在這一天內所得到的快樂、滿足，是我在過往的歲月裏從未獲得過的，一顆心又釋然了。

風雨飄搖的路

路，那是屬於流浪人的。那漫長的風雨飄搖底日子也是。是誰說過生活是一條惡毒的鞭子呢？是的，它會用行動告訴你：鞭撻是什麼，苦難是什麼。

兩年，我不知道這兩年是怎樣渡過的。一切是難耐。精神上的威脅，工作上的肩負，青春期的苦悶。苦悶在這兒並不是一個最適當的字眼。它並沒有能顯示感情受桎梏底悲哀。那狂放底歲月，那踱步近打河畔底閒情，那年青底歡笑，都是回憶的資料。這兩年我是憑了回憶的滋潤而存在的。

想一想，講師課堂上的夢囈，假期紛繁的集訓，晚上食堂裏喝的苦澀的啤酒。想一想。一些虛偽的、無可奈何的笑。一些女人啊、MASSAGE PALOUR 啊的談話。一些喜歡在 DORMITORY 脫得一絲不掛的學員。一些狂野的呼叫。我覺得好笑。這便是教師訓練。這些日子，我是生活在一個奇異的、陌生的圈子裏。

也不知有多少個晚上了。帶着還沒有用晚飯的肚子，在風雨中趕路返宿舍。流落在異鄉，親人的溫情只能在夢中尋覓。週末從早到晚的 LECTURE，使你想到瘋狂，使

你想到自由的意義。只是現實像一個無形的網，把我能活動的手足都綑縛住了。

在同事的眼中，這個戴上博士眼鏡、身材瘦削的青年，滿腦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頭。

沒有人會體味得到，我在黃昏獨行，伴着我是一份寧謐安詳，而不是寂寞。我確信黑暗隱匿後，旭日會升起來。有誰懷疑這個不是事實呢？

路是有盡頭的。我知道：在白天，我唱過了歌，黃昏的時候，我便走過了風雨飄搖的路。我祝福即將蒞臨那一串可愛的日子。

醉酒的年代

我穿着畢挺西裝，我拿着酒杯和人旋轉。燈光很暗。客人很多。我看到別人露齒的笑，而我自己也在笑着。笑得太久了，嘴角的肌肉也被牽扯得疼痛起來。

這就是鷄尾酒會。喝那些混合的酒，說那些說過一千遍的話。

那些晚禮服，那些微向前傾的握手姿態。彷彿是很瀟灑的，彷彿是很自然的，彷彿是很親切的。別了那些原始，別了那些摯誠。塗上雪花膏，把臉上的皺紋掩蓋掉。

是的，混合的酒，甜、酸、苦、辣的酒。就這樣把它喝下。

我也要紅光滿面，談笑風生。抽一支烟，把自己裝得成熟一些；吐幾口烟圈，吐掉心中的盤扭。不要慌張，不要悵惘。只要大聲說話，你就是人群中的偶像。

這是一個說話的年代、握手的年代、醉酒的年代。會抽烟的偶像，會跳舞的偶像，穿着汗臭很濃底內衣的偶像。忘了孔子，忘了老子，不要忘了你是年代的驕子。

就這樣，對了。離開陰暗的角落。離開沉默。說吧，笑吧。撇下田園，撇下詩歌，擁有眼前的歡樂。

現代是喜痞士的。陶潛早死了。這年代沒有漁夫，沒有桃源。

酒。雪花膏。戴上假睫毛，戴上黑手套。就如此地笑着。就如此地偶像了自己。就如此地把混合的酒喝下。

一九六八年二月稿

避風港

很久我便知道了。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。那似乎是一廂情願的。我自己也不想踏出那一道彎彎的像長虹似的圓周。

人總是苟且的，年青人也不例外。找到了避風港的舟子，會厭倦海上的波浪。安詳的生活，有時會比美麗的憧憬來得更真實動人。一份安定的職業，一份固定的薪金，代價是整个生命的青春。

總是喜歡尋夢，總是不滿現實。年青的心就是這般貪得無厭。企求不到的時候，幻想企求得到的美好；得到的時候，又會泛起一份莫明奇妙的悵惘。

有時也會和老年人談笑。我喜歡聽他們陳述年青時的經歷：金錢的鬥爭、家庭的風波，差不多永遠都是這些流水賬。我愛看他們講時臉上興奮底紅暈，在茶攤黯淡燈光的映照下，已經顯出了遲暮的悲哀了。

那些童年時老師講的生活理想啊，生活目標啊，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快意的。在睡夢中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個勇士，醒時總有些快慰，這道理不是一樣的嗎？我現在靜息在避

風港上，想想有一天我會在大海飄航；最少我滿足自己的思想還是自由的、豪放的。能夠有一點不受羈絆不是很幸福的嗎？

稿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廿八日

青春

每一個月都是這樣過去。過去了也就算了。很少人會靜下來想：它們到底是怎樣過去的。

珍惜時間。我們應該珍惜時間，很多人這樣說過，說過連他們自己都忘了的話。於是，時間仍然一分一秒地在我們的鬨笑聲中逝去，在觥籌交錯間溜走。

就這樣渾渾噩噩地一天渡過一天。白天工作，晚上娛樂。週末安排一些刺激性的節目。免不了一些談話，一些應酬。青春就像傾潑在地上的香檳，平白被浪費掉。

只有販賣色笑的幽靈，她們會默默地數着額際和眼角的皺紋，緬懷逝去的日子。那是自然的，惟有出賣青春的人才曉得青春的代價。

而那些買客們，他們擁有整個青春，却願意讓它在冷巷中腐爛；在風月場中麻木。年青的一代把青春預支在狂熱的阿哥哥舞上，年長的一輩把青春揮霍在肚皮舞無休止的迴旋裏。

而那一天終於到來，青春突然間消逝。在人們埋怨時間太不留情聲中，在人們感嘆

光陰過得太快聲中，死神躡着足到來，輕輕叩響了生命的門扉。可憐的人還來不及驚奇，便被帶去一箇不可知的黑暗裏。

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稿

佇立者

站在交通島上，站在那兒是一個失落了的自己，一個迷失了的現代。周遭是市塵。一片喧鬧，到處是人潮。我是周遭遺忘了的。我是周遭遺忘了的。

我可以看到霓虹光管；我可以意味得到噴水池的水珍珠在編織多采的夢。但是我的心寧靜的像一泓死水。沒有漣漪，沒有激動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佇立者，佇立着爲了仰視與俯瞰。

是的，仰視與俯瞰。而年青人的仰視與俯瞰總是很敏銳的。生活在大都市高樓大廈底陰影下，一天星斗會帶給你滿胸歡暢，滿空微雨會帶給你身心清爽。暫時忘却：那些塵埃，那些醉語，那些猥行。

一道耀眼的燈光照了過來，緊接着是輪胎擦着柏油路底尖銳聲嚮。一輛車又馳過去了。空氣在激蕩着。少女們趕快按下被風揚起的迷你裙裾。帶上博士眼鏡的眼，睜得大大的。一個機會錯過了。白白的腿。癢癢的心。不錯，迷失了的是現代，失落了的是自己。

一朵雲又飄過去了。數架單車又飛馳過去了。汹涌的人潮，小販的嘶叫。仰視。俯瞰。那些遺忘的，那些被遺忘了的。

十字路口的交通島。亮着的紅燈。危險的訊號。就這樣佇立着，佇立着。等待的心如同火焚，稚嫩的心逐漸老去。

一九六八年四月稿

告別記憶

當陽光照耀，夜的黑暗便會消逝於無形；當星月燦爛，夜梟的嘶叫也會顯得柔婉；當我唱起歌，我便告別擾人的記憶。

過去的無知，過去的純真；過去是一些寶貴的經驗、一些痛苦的感受。我常常在夜半醒來，想起陳年往事，心裏總不免增添一份悵惘。我不知道爲甚麼我的心會恁地敏感，也許每個年青人都是如此的吧！遠離開家鄉，遠離開親友，遠離開遊伴，每當想起佳節良辰，萬戶歡騰，而自己在飯檯獨酌的寂寞，心腔便被孤獨愁苦整個兒地充滿。

朋友說我感情太豐富了，其實一切豐富的都是美好的。能夠激情地歡歌，能夠儘情地痛苦，不是比那些無睹一切的麻木心靈更充實些嗎？但是我懼怕變態，我懼怕別人說我生活畸形。被別人認作自鳴清高，那有多難堪啊！爲此擠身人海，我時常努力爲自己尋覓一個救生圈，一個寄托。但是我不要虛偽的同情，不要妬嫉的譴語，我要的是一顆赤誠的心。

就這樣尋覓着渡過日子。失望憂鬱湊成了我底不羈狂妄：雨中棄傘獨行，失落在風裏的自己，就連夢中也填滿痛苦的囁語，就連笑中也孕着淚滴。人生如淵，這是誰說過的話呢？苦海無邊，寶貴的青春難道就這樣沉溺了嗎？

幸虧還未曾凋謝的，是生命。在絕望中，我仍然沒有忘記那個救生圈，那個寄托。當我從昏睡中醒來，發覺自己仍被人愛戀；而救生圈就在我身側，那個寄托就活在我的心上。我第一次禁不住開懷地微笑了。微笑原來是那麼甜美，哭泣過的心不再哭泣時原來是那麼安詳，女孩子柔軟的手原來是那麼柔軟。想起昨日，想起今天，我既感懷，又慶幸。

時常在花徑上漫步，時常提及年青的鼓舞。煩惱時看着妳的笑靨，激動時吻吻妳的小唇。就這樣，夜的黑暗消逝無形，夜梟的嘶叫遠不可聞；就這樣，我唱起了歌，唱走了告別了記憶。

後記

我現在已經是二十三歲了。在這二十三年的生命底過程中，是一些童稚的感情，是一些狂放的行徑，使我生活得多姿多采。雖然它們也帶給我不少的惆悵、煩惱。然而這些惆悵、煩惱也是可愛的，因為這些情緒上的不寧却正是我的靈感底泉源！

住在這個小鎮，已經踏上第三個年頭了。我喜愛這地方的恬適安詳。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我才能打開心扉，在深夜裏獨自亮着燈，記下我底心語。

這時候，應該是三月時分了。我可以看到窗外那一片光禿的橡林。我覺得它們正在受着苦難，我可以聽見它們深沉的喟息——然而為什麼我要想這些呢？年青的心是不應有憂鬱的啊！

這兒的斯文丹河很能幫助我沉思。感謝河上的垂釣者。他們的苦待告訴我：只有堅忍的守望才會有收穫，才會有成果。

其實，這本書收集的一些習作，也算不得是什麼收穫或成果。因為我並不是爲了寫作而寫作。我是自私地爲了宣洩心中的話而寫起來的。原諒我，我是把讀者們當作是傾

訴的對象了。

首先映入讀者眼簾的「三年的剖白書」，是八年前我剛完成初中階段有感而作的。它裏頭的確充滿了許多荒疏和漏失。我把它也錄入這本小冊中，純粹由於自己的偏愛。這篇短文是太能夠提醒我在成長過程中的一段可珍惜的遭遇，一串可唏噓的稚情了。

這本小冊收集的一點成績，極大部份都曾經在報刊上發表過，而半數以上是在六一年到六三年那段期間寫的。我現在還是很羨慕那個時期的我那一股子狂熱底寫作熱誠的。

我選了「風雨飄搖的路」作爲書名，除了它比較像一個書名外，也比較能夠描繪我現在的心境。

我非常感激曹莽兄的大力幫助，家人的一再鼓勵，是他們的力量使我有勇氣把這些不成熟的東西，呈獻在讀者諸君的面前，戰戰兢兢地等待着大家的批評與指正。

溫任平

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初稿
於淡馬魯
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重修

